物理学报 Acta Physica Sinica



温稠密钛电导率计算

付志坚 贾丽君 夏继宏 唐可 李召红 权伟龙 陈其峰

A simple and effective simulation fo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warm dense titanium

Fu Zhi-Jian Jia Li-Jun Xia Ji-Hong Tang Ke Li Zhao-Hong Quan Wei-Long Chen Qi-Feng

引用信息 Citation: Acta Physica Sinica, 65, 065201 (2016) DOI: 10.7498/aps.65.065201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dx.doi.org/10.7498/aps.65.065201 当期内容 View table of contents: http://wulixb.iphy.ac.cn/CN/Y2016/V65/I6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稀疏膨胀过程中几何位形对于电子非局域热传导的影响

Influence of spatial geometrical curvature on nonlocal electron heat transport in expanding plasmas 物理学报.2015, 64(19): 195201 http://dx.doi.org/10.7498/aps.64.195201

氙等离子体输运性质计算

Calculation of transport coefficients of a xenon plasma 物理学报.2014, 63(20): 205201 http://dx.doi.org/10.7498/aps.63.205201

低温等离子体中H₂(D₂和T₂)的振动分布

Vib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H_2 (D_2 and T_2) molecules in low temperature plasma 物理学报.2014, 63(12): 125201 http://dx.doi.org/10.7498/aps.63.125201

三维柱腔内辐射输运的一维模拟

On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f radiation transport in three-dimensional cylinder 物理学报.2013, 62(1): 015210 http://dx.doi.org/10.7498/aps.62.015210

双温度氦等离子体输运性质计算

Calculation of two-temperature transport coefficients of helium plasma 物理学报.2012, 61(19): 195203 http://dx.doi.org/10.7498/aps.61.195203

温稠密钛电导率计算*

付志坚1)2) 贯丽君3) 夏继宏1) 唐可1) 李召红1) 权伟龙2) 陈其峰2)

1) (重庆文理学院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重庆 402160)

2)(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绵阳 621900)

3) (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 重庆 402160)

(2015年8月24日收到;2015年11月6日收到修改稿)

温稠密物质是惯性约束核聚变、重离子聚变、Z箍缩动作过程中物质发展和存在的重要阶段.其热力学性 质和辐射输运参数在聚变实验和内爆驱动力学模拟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建立非理想Saha方 程,结合线性混合规则的理论方法模拟了温稠密钛从10⁻⁵—10 g·cm⁻³,10⁴ K到3×10⁴ K区间的粒子组分 分布和电导率随温度密度的变化,其中粒子组分分布由非理想Saha方程求解得到.线性混合规则模型计算温 稠密钛的电导率时考虑了包括电子、原子和离子之间的多种相互作用.钛的电导率的计算结果与已有的爆炸 丝实验数据相符.通过电导率随温度密度变化趋势判断,钛在整个温度区间,密度0.56 g·cm⁻³时发生非金属 相到金属相相变.对于简并系数和耦合系数的计算分析,钛等离子体在整个温度和密度区间逐渐从弱耦合、非 简并状态过渡到强耦合部分简并态.

关键词:温稠密钛,线性混合规则,电导率 **PACS:** 52.20.Hv, 52.25.Fi, 52.25.Jm

DOI: 10.7498/aps.65.065201

1引言

温稠密物质 (warm dense matter, WDM) 是指 介于固态和经典理想等离子体之间的一种物质形态. 它所对应的温度区间一般是在 0.1—100 eV 之 间, 而其体系密度约在 0.001—10 倍的常态密度之 间. 这一体系具有部分简并、强耦合、非理想的 典型特征. 从 20 世纪末以来, 对于温稠密物质输 运性质的关注越来越多^[1-6]. 这是因为温稠密物 质输运性质的信息对于受控热核聚变以及天体 物理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是这些领域中需要 标定的基本参数之一. 现在已有多种温稠密物质 的状态方程和输运性质通过理论建模和实验得到 研究. 如, 铝^[4,7-13]、铜^[1-3,14-21]、锌^[1,18,22-24]、 钨^[1,18,21,25-27].而钛作为一种重要的过渡金属, 在这个区域的输运性质无论是实验还是理论研 究都相对比较少.实验上,Saleem^[28]把钛丝放到 一个细玻璃管中,通过对其加高电压,从而产生 一个很大的电流脉冲把钛丝加热汽化成钛等离子 体,测得钛在10⁻¹—3 g·cm⁻³、温度在20000 K的 电导率;Renaudin等^[4]在一个封闭腔体内加强电 场产生并测量了温稠密钛在0.2 g·cm⁻³、温度在 10⁴—3×10⁴ K的电导率;DeSilva和Vunnil^[1]利 用爆炸丝实验方法获得温稠密钛在0.002—0.5倍 固态密度和内能在2—30 kJ·g·m⁻¹的电导率.本文 建立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模拟温稠密钛的电导率 的计算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快速有效地获得钛在温 稠密区的电离度和电导率,从而能为气炮等动高压

© 2016 中国物理学会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11074266, 11071025)、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发展基金(批准号: 2013 A010100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冲击波物理和爆轰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批准号: 9140 C670103150 C67289)、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批准号: KJ131222, KJ1212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批准号: 2015 M572497)和重庆文理学院项目(批准号: R2012DQ05)资助的课题.

[†]通信作者. E-mail: jianzhifu@126.com

测量温稠密物质输运性质提供理论预估. 该方法分 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通过非理想 Saha 方程计算 温稠密钛的各级粒子组分分布和平均电离度; 第二 部分, 建立一个线性混合规则计算温稠密钛的电导 率的方法. 在第二部分方法中, 为计算电导率, 我 们考虑了电子、原子、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这 之前的研究中已有对于铜等离子体电导率的成功 应用^[2], 但是在对铜的计算中, 对于电子和原子动 量散射截面设置为固定值. 对于温稠密钛, 这种动 量散射截面是不适合的. 为此, 我们重新增加了适 合钛的电子和原子的动量散射截面^[29]. 本文通过 非理想 Saha 方程结合线性混合规则, 并考虑了恰 当的电子、原子动量散射截面来计算温稠密钛的粒 子组分分布和电导率, 希望能够为实验提供有益的 参考.

2 理论方法

2.1 粒子组分分布的计算

首先,耦合系数和简并系数是表征等离子体状态的两个基本参量.离子-离子之间的耦合系数表示离子的平均静电势能与平均动能的比值.简并系数表示热能与费米能的比率,这个系数通过估计量子统计效应的重要性来决定体系是否存在于费米简并区^[30-34].

$$\Gamma_{ii} = \frac{Z_{\text{eff}}^2 e^2}{4\pi\varepsilon_0 k_{\text{B}} T} \left(\frac{4\pi\sum_{i=1}^{n} n_i}{3}\right)^{\frac{1}{3}}, \\
\Theta = \frac{2m_{\text{e}}}{k_{\text{B}} T \hbar^2} (3\pi^2 n_{\text{e}})^{-\frac{2}{3}}, \quad (1)$$

其中 $k_{\rm B}$ 是玻尔兹曼常数, T代表温度, ε_0 是真空介 电常数, n_i 表示第i级离子的粒子数密度, n_e 是自 由电子的粒子数密度, m_e 是电子质量, h 是约化普 朗克常数, $Z_{\rm eff}$ 是钛离子的有效电荷数^[9,35,36]. 一 般定义 $\Gamma_{ii} \ll 1$ 表示体系处于近理想等离子体区 域, $\Gamma_{ii} \leqslant 1$ 是弱耦合等离子体区域, $\Gamma_{ii} > 1$ 是强耦 合等离子体区域^[32,34]. $\Theta > 1$ 表示体系处于非简 并区, $\Theta < 1$ 表示体系处于简并区并且量子效应是 重要的^[34].

在局域热动平衡条件下,对于单元素等离子体的非理想Saha方程可表示为

$$\frac{n_{i}n_{e}}{n_{i-1}} = 2\frac{U_{i}}{U_{i-1}} \left[\frac{2\pi m_{e}k_{B}T}{h^{2}}\right]^{3/2} \exp\left(-\frac{I_{i}^{eff}}{k_{B}T}\right)$$
$$(i = 1, \cdots, Z),$$
(2)

其中, U_i 表示第i级离子的配分函数, h是普朗克常数. 有效电离能 $I_i^{\text{eff}} = I_i - \Delta I_i$ 表示从第i级到第i+1级电离过程的电离能, 而 ΔI_i 表示电离过程中的电离能降低,

$$\Delta I_i = \frac{(i+1)e^2}{4\pi\varepsilon_0 R_i^*},\tag{3}$$

其中e是电子的电荷量,i表示离子的电离级数, R_i^* 是用德拜长度 λ_D ^[37]和离子球半径 a_i 共同表征的特征半径^[2],

$$R_i^* = \sqrt{\lambda_{\rm D}^2 + \left(\frac{2}{3}a_i\right)^2}.$$
 (4)

而德拜长度 λ_D 和离子球半径 a_i 由下面的公式表示:

$$\lambda_{\rm D} = \left[\frac{k_{\rm B}T\varepsilon_0}{e^2 n_{\rm H} \left(Z_{\rm av} + \sum_{i=1}^Z \alpha_i \times i^2\right)}\right]^{\frac{1}{2}},$$
$$a_i = \left[\frac{3(i+1)}{4\pi n_{\rm H}(1+Z_{\rm av})}\right]^{\frac{1}{3}}.$$
(5)

(5) 式中, Z_{av} 是平均电离度, $n_{\rm H}$ 表示所有重粒子的 粒子数密度, $\alpha_i = n_i / n_{\rm H}$ 表示第*i*级离子所占的摩 尔百分比.

利用电荷守恒和粒子数守恒条件,

$$\sum_{i=0}^{Z} \alpha_i = 1,$$
$$\sum_{i=0}^{Z} i\alpha_i = Z_{av}.$$
 (6)

并结合非理想Saha方程((2)式),就可以计算得到 温稠密钛的平均电离度和各级粒子的粒子组分 分布.

另外,内部配分函数U_i表示为

$$U_i = \sum_{i=1}^{\infty} g_i \exp\left(-\frac{E_i}{k_{\rm B}T}\right),\tag{7}$$

其中 g_i 是统计权重, E_i 表示第i级离子的激发态能级. 为了使粒子组分计算达到收敛,体系所需要的激发态能级由 $E_i \leq I_i^{\text{eff}} = I_i - \Delta I_i$ 决定. 对于钛的激发态能级,我们采用 NIST 数据库的数据^[38].

2.2 电导率的计算

温稠密钛的电导率通过一个线性混合规则计 算得到,在这个线性混合规则中同时考虑了电子 与电子和电子与离子的库仑相互作用以及电子 与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线性混合规则的表述如下^[9,39]:

$$\frac{1}{\sigma} = \frac{1}{\sigma_{\rm ei}} + \frac{1}{\sigma_{\rm en}},\tag{8}$$

其中, σ_{ei} 和 σ_{en} 分别表示与电子-离子和电子-原子 碰撞有关的电导率部分.

而与电子-离子碰撞相关的电导率表示为

$$\sigma_{\rm ei} = \frac{T^{1.5}}{38 Z_{\rm av}^{\rm ion}} \frac{\gamma_{\rm e}(Z_{\rm av}^{\rm ion})}{\ln \Lambda},\tag{9}$$

在这里, Z_{av}^{ion} 表示离子的平均电离度, $\ln \Lambda$ 是一个 库仑对数项, 它与电子-离子的经典碰撞散射截面 积分有关^[40,41]. 另外, $\gamma_{e}(Z_{av}^{ion})$ 可以写成^[42]

$$\gamma_{\rm e}(x) = \frac{3\pi}{32} \left(1 + \frac{153x^2 + 509x}{64x^2 + 345x + 288} \right).$$
(10)

而电子与原子之间的电导率部分可以表示为

$$\sigma_{\rm en} = \sqrt{\frac{\pi}{8k_{\rm B}m_{\rm e}}} \frac{z_{\rm av}e^2}{T^{0.5}\alpha_0 \bar{Q}_{\rm en}},$$
 (11)

其中 α_0 是钛原子的粒子组分分布, \bar{Q}_{en} 表示利用 伯恩近似计算得到的电子与原子的动量传输散射 截面^[29],可以表示为

$$\begin{split} \bar{Q}_{en} &= \pi^3 (\alpha_D/2r_0 a_B)^2 \left[A_{\kappa}^2 + 3B_{\kappa} k r_0 \right. \\ &+ 7.5 C_{\kappa} (k r_0)^2 - 3.4 D_{\kappa} (k r_0)^3 \\ &+ 10.6668 E_{\kappa} (k r_0)^4 \right]^{-1}, \\ \kappa &= 1/\lambda_D, \\ k &= \frac{\sqrt{8m_e k_B T/\pi}}{\hbar}, \\ r_0 &= \sqrt[4]{\alpha_D a_B/2 Z^{1/3}}, \\ A_{\kappa} &= 1 + 2\kappa r_0 + \frac{7}{\pi^2} (\kappa r_0)^2 + \frac{\pi}{7} (\kappa r_0)^3, \\ B_{\kappa} &= \exp(-18\kappa r_0), \\ C_{\kappa} &= \frac{1 + 22\kappa r_0 - 11.3(\kappa r_0)^2 + 33(\kappa r_0)^4}{1 + 6\kappa r_0 + 4.7(\kappa r_0)^2 + 2(\kappa r_0)^4}, \\ D_{\kappa} &= \frac{1 + 28\kappa r_0 + 13.8(\kappa r_0)^2 + 3.2(\kappa r_0)^3}{1 + 8 + 10(\kappa r_0)^2 + (\kappa r_0)^3}, \\ E_{\kappa} &= 1 + 0.1\kappa r_0 + 0.3665(\kappa r_0)^2. \end{split}$$

以上公式中, $\alpha_{\rm D}$ 是偶极化率, $a_{\rm B}$ 是玻尔半径, κ 是 屏蔽长度的倒数, k 是电子波数, r_0 是截断半径.

3 结果与讨论

等离子体的耦合系数 Γ_{ii} 和简并系数 Θ 是表征 等离子体状态的两个基本参数. $\Gamma_{ii} \leq 1$ 表示等离 子体处于弱耦合区, $\Gamma_{ii} > 1$ 表示等离子体处于强 耦合区; 而Θ≤1表示等离子体处于部分简并或简 并区, $\Theta > 1$ 表示等离子体处于非简并区, 等离子 体中粒子的量子效应不明显, 图1给出了钛等离子 体的耦合系数和简并系数在10⁻⁵—10 g·cm⁻³ 和 10^4 — 3×10^4 K的密度温度区间随温度和密度的 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到, 在这一区域既存在 弱耦合的钛等离子体,又存在强耦合的钛等离子 体. 根据耦合系数大于1表示等离子体为强耦合等 离子体的判据, 钛等离子体在整个温度区间和密度 高于0.22 g·cm⁻³变成强耦合等离子体.而且当密 度高于0.56 g·cm⁻³时,体系的库仑相互作用变得 更强,与此对应的耦合系数 Γ_{ii} 从10增加到216.同 时,根据简并系数小于1表示等离子体处于简并区 的判据, 当密度高于0.35 g·cm⁻³ 时钛等离子体处 于简并区,而密度低于0.35 g·cm⁻³时钛等离子体 处于非简并或部分简并区.并且在这一温度和密 度区间,温度对于简并系数和耦合系数的影响要 弱于密度. 在整个温度区间密度低于0.22 g·cm⁻³ 时钛等离子体耦合系数小于1,表明钛等离子体处 于弱耦合区. 而在密度高于0.22 g·cm⁻³时耦合系 数大于1并逐渐增加,表明体系库仑相互作用逐渐 增强, 钛等离子体逐渐进入到强耦合区. 以密度 在0.22 g·cm⁻³ 附近为界限, 钛等离子体逐渐从弱 耦合等离子体态过渡到强耦合等离子体态. 与此 同时,在整个温度区间但密度低于0.35 g·cm⁻³时 钛等离子体的简并系数大于1,这表明体系处于非 简并区;而当密度高于0.35 g·cm⁻³时钛等离子体 体系的简并系数小于等于1,体系中热电子具有与 费米能级相当的能量,体系中量子统计效应逐渐 显现出来, 这表明钛等离子体处于部分简并区. 所 以以密度在0.35 g·cm⁻³ 附近为界. 钛等离子体逐 渐从非简并等离子体向部分简并等离子体过渡. 另外,等离子体的简并效应对于离子数密度低于 10²⁴ cm⁻³ 是可以忽略的^[43], 当体系的离子数密度 高于上述密度时,简并效应对于体系粒子之间的相 互作用影响很大,从而不能将之忽略.对于本文模 拟的温稠密钛等离子体,对应最大密度10 g·cm⁻³ 的体系中的总粒子数为 1.25×10^{23} cm⁻³,而且在 这一温度密度区间钛的最大电离度是4. 模拟体系 离子数密度远低于10²⁴ cm⁻³,所以在计算中忽略 简并效应.



图 1 (网刊彩色) 钛的耦合系数 (a) 和简并系数 (b) 随温 度与密度的变化

Fig. 1. (color online) The coupling and degeneracy parameters of titanium plasma a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为了获得详细的电离过程信息,我们计算了 钛等离子体的电离度和各级粒子组分在不同温 度下随密度的分布.如图2所示,在整个温度密 度区间钛等离子体发生了4次电离.体系中产生 Ti,Ti⁺,Ti⁺²,Ti⁺³,Ti⁺⁴以及电子共6种粒子. 在10⁻⁵— 0.1 g·cm⁻³密度区间,随着密度的增加, 总的电离度是减小的. 这是由于在密度从10-5---0.1 g·cm⁻³区间,随着密度增加,钛离子结合电子 复合成为钛原子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同时化学平 衡向钛离子结合电子成钛原子的方向进行,也就 是 Ti←Ti⁺ + e⁻. 因此电离度逐渐变小,并且体 系的电离度在0.1 g·cm⁻³ 附近达到极小值. 当密 度进一步增加时,总的电离度增加,钛等离子体逐 渐发生三级电离和四级电离. 与此同时, 钛离子之 间的排斥相互作用也在增加, 粒子间的平均动能 增加导致体系压力增加,最终随着密度增加钛离 子结合电子成为原子的概率变小,这时化学平衡 转向反应正方向Ti→Ti⁺ + e⁻, Ti⁺ →Ti⁺² + e⁻, $Ti^{+2} \rightarrow Ti^{+3} + e^{-}, Ti^{+4} \rightarrow Ti^{+3} + e^{-}.$ 因此电离 度变大,而此时压致电离处于主导地位.在密度为 10 g·cm⁻³时, 钛等离子体达到最大电离度4. 对于 整个温度区间,在密度小于1g·cm⁻³时,体系仍然 存在钛原子, 钛等离子体是部分电离等离子体, 而 当密度高于1g·cm⁻³时,钛原子近似被全部电离.



图2 钛等离子体的粒子组分和电离度在不同温度下随密度的变化

Fig. 2. The plasma composition and ionization degree of titanium plasma a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065201-4

通过上述电离度和各级带电粒子的组分分布, 就可以计算体系中的电导率. 电导率是表征体系 导电能力的参数.对于绝缘体和半导体来说,其 电导率相对较小,电导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而在金属中,由于存在自由电子,电导率相对较 大, 电导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在图3中, 我 们计算得到了钛的电导率在不同温度下随密度的 变化情况,并且与Saleem^[28]爆丝实验的电导率数 据做了比较. Saleem的实验是通过LRC放电回路 给一个放入玻璃毛细管的钛丝施加一个高电压, 从而产生一个极高的电流脉冲,使得钛丝在几百 纳秒内从固体到汽化变成等离子体,利用扫描相 机记录长度为1的钛丝从熔化到汽化产生均匀膨 胀圆柱形等离子体在直径为D(t)随时间变化历史 剖面、电压V(t)和电流I(t)随时间变化历史,从而 再由D(t)导出质量和密度随时间的变化,与此同 时,用光谱仪记录等离子体熔化过程中420-500 nm的发射光谱,按Planck 辐射拟合出等离子体 温度,由电压V(t)和电流I(t)导出电阻R(t),再由 R(t)导出 $\sigma = 4l/\pi D2(t)R(t)$. 比较显示我们计算 的电导率结果与爆丝实验数据较为符合. 从图3中 可以看到,在温度低于30000 K的电导率等温线 上, 电导率有一个极小值, 并且极小值的位置随 着温度升高向低密度方向移动,而在温度30000 K时, 电导率是单调递增的. 电导率在密度低于 0.56 g·cm⁻³时随着温度增加而增加. 电导率随温 度增加而增加的变化趋势与绝缘体或半导体的电 导率随温度的变化规律相符,并且在低于这一密 度时钛电导率相对较小,低于 $10^5 \Omega^{-1} \cdot m^{-1}$,这表 明在密度低于0.56 g·cm-3 时钛等离子体是非金属 相. 另一方面, 钛的电导率在密度高于 0.56 g·cm⁻³ 时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而电导率随温度增加 而减小的变化趋势与金属的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 规律相符,在密度高于0.56 g·cm⁻³时电导率是逐 渐增加的并且高于 $10^5 \Omega^{-1} \cdot m^{-1}$,这可以表明在 密度高于0.56 g·cm⁻³时温稠密钛是金属相.这也 就是说在温度低于30000 K,密度分别大于和小于 0.56 g·cm⁻³时, 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呈现相反的 趋势. 这个现象与温稠密等离子体区域的非金属相 -金属相相变有关. 这种相变是温稠密等离子体特 有的一种现象,在相变前后,等离子体的电导率会 有数量级上的差距,会导致等离子体体系宏观导电 性上发生变化. 而且上述现象也在其他温稠密等离

子体中发生, 如氢^[44]、氦^[45]、铝^[17,18]等. 因此在温 度低于 30000 K时, 钛等离子体在密度时发生非金 属相-金属相相变, 此时对应的电导率是 1.5×10^5 Ω^{-1} ·m⁻¹.



图 3 (网刊彩色) 温稠密钛电导率在不同温度下随密度的 变化, 与 Saleem^[28] 爆丝实验的电导率数据比较

Fig. 3. (color online)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titanium plasma a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gainst the available explosive wire experiment in a glass capillary at 2×10^4 K by Saleem ^[28].



图 4 (网刊彩色) 温稠密钛电导率随温度和密度的分布 Fig. 4. (color online) The contour of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titanium a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图 4 中给出了钛等离子体在 10^{-5} —10 g·cm⁻³ 和 10^4 —3 × 10^4 K密度温度区间的电导率随温度 和密度变化的分布. 在整个区间,电导率从 10^3 增加到 $10^6 \Omega^{-1}$ ·m⁻¹. 从图中看出,在密度低于 0.35 g·cm⁻³ 时,电导率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同 时,在密度高于 0.35 g·cm⁻³ 时,电导率随温度增加 的变化越来越小;当密度高于 0.56 g·cm⁻³ 时,电 导率随温度的增加而逐渐变小. 在图中较低的温 度和中等密度区间,钛等离子体的电导率在 10^3 到 $10^4 \Omega^{-1}$ ·m⁻¹量级,可以视为钛等离子体处于半 导体相,而随着温度和密度升高电导率逐渐达到 10⁵ Ω⁻¹·m⁻¹量级,这时钛已经变成导电的流体, 所以电导率随温度和密度的分布图也表明在温稠 密钛中存在非金属相-金属相的转变.

4 结 论

通过考虑电子之间、电子与原子之间和电子与 离子之间多种相互作用的线性混合规则,我们计算 了温稠密钛的电导率,并与已有的爆丝实验数据相 符合.耦合系数和简并系数的计算表明,钛等离子 体在较低的温度和密度区间是非简并和弱耦合的, 而随着密度的增加,温稠密钛逐渐转变为简并的强 耦合的等离子体.我们通过非理想Saha方程计算 得到了各级粒子组分和平均电离度随温度和密度 的变化趋势,钛在整个温稠密区最高发生4次电离. 通过电导率对于温度和密度的计算,温稠密钛会 在密度为0.56 g·cm⁻³发生非金属相-金属相相变. 综上,本文模型可以合理模拟钛在温稠密区的电导 率,进而为轻气炮等动高压测量金属在温稠密电导 率提供理论预估.

参考文献

- [1] DeSilva A, Vunni G 2011 Phys. Rev. E 83 037402
- [2] Zaghloul M 2008 Phys. Plasmas 15 042705
- [3] Clérouin J, Renaudin P, Laudernet Y, Noiret P, Desjarlais M 2005 Phys. Rev. B 71 064203
- [4] Renaudin P, Blancard C, Faussurier G, Noiret P 2002 *Phys. Rev. Lett.* 88 215001
- [5] Fan D, Huang Z C, Huang J K, Wang X X, Huang Y 2015 Acta Phys. Sin. 64 108102 (in Chinese) [樊丁, 黄 自成, 黄健康, 王新鑫, 黄勇 2015 物理学报 64 108102]
- [6] Chen Y Q 2014 Acta Phys. Sin. 63 205201 (in Chinese)
 [陈艳秋 2014 物理学报 63 205201]
- [7] Faussurier G, Blancard C, Renaudin P, Silvestrelli P 2006 Phys. Rev. B 73 75106
- [8] Recoules V, Crocombette J 2005 Phys. Rev. B 72 104202
- [9] Kim D, Kim I 2003 Phys. Rev. E 68 56410
- [10] Recoules V, Renaudin P, Clérouin J, Noiret P, Zérah G 2002 Phys. Rev. E 66 056412
- [11] Desjarlais M, Kress J, Collins L 2002 Phys. Rev. E66 025401
- [12] Krisch I, Kunze H 1998 Phys. Rev. E 58 6557
- [13] Mostovych A, Chan Y 1997 Phys. Rev. Lett. 79 5094

- [14] DeSilva A, Kunze H 1994 Phys. Rev. E49 4448
- [15] DeSilva A, Katsouros J 1998 Phys. Rev. E 57 5945
- [16] Tkachenko I, Fernandez de Cordoba P 1998 Phys. Rev. E 57 2222
- [17] Redmer R 1999 Phys. Rev. E 59 1073
- [18] Kuhlbrodt S, Redmer R 2000 Phys. Rev. E 62 7191
- [19] Grinenko A, Gurovich V T, Saypin A, Efimov S, Krasik Y E, Oreshkin V 2005 *Phys. Rev. E* 72 066401
- [20] Barysevich A E, Cherkas S L 2011 Phys. Plasmas 18 052703
- [21] Sheftman D, Krasik Y E 2010 Phys. Plasmas 17 112702
- [22] Haun J, Kunze H, Kosse S, Schlanges M, Redmer R 2002 *Phys. Rev. E* 65 46407
- [23] Haun J, Kosse S, Kunze H, Schlanges M, Redmer R 2001 Contrib. Plasma Phys. 41 275
- [24] Haun J 2000 Contrib. Plasma Phys. 40 126
- [25] Kloss A, Motzke T, Grossjohann R, Hess H 1996 Phys. Rev. E 54 5851
- [26] Likalter A 1997 Phys. Scr. 55 114
- [27] Saleem S, Haun J, Kunze H 2001 Phys. Rev. E 64 56403
- [28] Saleem S 2001 Ph. D. Dissertation (Bochum: Ruhr-Universitat)
- [29] Desjarlais M 2001 Contrib. Plasma Phys. 41 267
- [30] Redmer R, Ropke G, Beule D, Ebeling W 1999 Contrib. Plasma Phys. 39 25
- [31] Adams J, Reinholz H, Redmer R, Mintsev V, Shilkin N, Gryaznov V 2007 Phys. Rev. E 76 36405
- [32] Redmer R 1997 Phys. Rep. 282 35
- [33] Recoules V, Lambert F, Decoster A, Canaud B, Clérouin J 2009 Phys. Rev. Lett. 102 075002
- [34] Glenzer S, Redmer R 2009 Rev. Mod. Phys. 81 1625
- [35] Kress J, Cohen J, Kilcrease D, Horner D, Collins L 2011 Phys. Rev. E 83 026404
- [36] Kress J, Cohen J, Horner D, Lambert F, Collins L 2010 Phys. Rev. E 82 036404
- [37] Zaghloul M 2004 Phys. Rev. E 69 026702
- [38] NIST Atomic Spectra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Kramida A, Ralchenko Y, Reader J http://www. nist. gov/pml/data/asd. cfm/ [2014-9-10]
- [39] Kim D, Kim I 2007 Contrib. Plasma Phys. 47 173
- [40] Zaghloul M, Bourham M, Doster J 2000 Phys. Lett. A 266 34
- [41] Zaghloul M, Bourham M, Doster J, Powell J 1999 Phys. Lett. A 262 86
- [42] Bespalov I M, Polishchuk A Y 1989 Sov. Tech. Phys. Lett. 15 39
- [43] Salzmann D, Krumbein A 1978 J. Appl. Phys. 49 3229
- [44] Reinholz H, Redmer R, Nagel S 1995 Phys. Rev. E 52 5368
- [45] Kietzmann A, Holst B, Redmer R, Desjarlais M, Mattsson T 2007 Phys. Rev. Lett. 98 190602

A simple and effective simulation fo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warm dense titanium^{*}

Fu Zhi-Jian^{1)2)†} Jia Li-Jun³⁾ Xia Ji-Hong¹⁾ Tang Ke¹⁾ Li Zhao-Hong¹⁾ Quan Wei-Long²⁾ Chen Qi-Feng²⁾

1)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2) (Laboratory for Shock Wave and Detonation Physics Research, Institute of Fluid Physics,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Mianyang 621900, China)

3)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ibrary, Chongqing 402160, China)
 (Received 24 August 2015; revised manuscript received 6 November 2015)

Abstract

A linear mixture rule has be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warm dense titanium plasmas in the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ranges of 10^{-5} -10 g·cm⁻³ and 10^{4} -3×10⁴ K,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s among electrons, atoms, and ions are considered systemically. In the first place, the coupling and degeneracy parameters of titanium plasma are shown a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in the warm dense range. The warm dense titanium plasmas span from weakly coupled, nondegenerate region to strongly coupled, degenerate domain in the whole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regime. The titanium plasma becomes strongly coupled plasma at higher than $0.22 \text{ g}\cdot\text{cm}^{-3}$ and almost in the whole temperature range where the coupling parameter $\Gamma_{ii} > 1$. In particular, the Coulomb interactions become stronger at higher than 0.56 g cm⁻³ where $10 < \Gamma_{ii} < 216$. At the same time, the titanium plasma is in the degenerate regime at higher than 0.35 g·cm⁻³ where the degeneracy parameter $\Theta < 1$, and is in the nondegenerate or partial degenerate regime at lower than 0.35 g·cm⁻³ where $\Theta \ge 1$.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coupling and degeneracy parameters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density, and the plasma composit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nonideal Saha equation felicitously. Thus the ionization degree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density at lower density, which is due to the thermal ionization in that regime where the free electrons have sufficiently high thermal energy. Meanwhile, the ionization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density at higher than $0.1 \text{ g} \cdot \text{cm}^{-3}$, in which the pressure ionization takes place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electrons have sufficiently high density and the collisions increase rapidly. There is a minimum for the ionization degree at about $0.1 \text{ g} \cdot \text{cm}^{-3}$, while the maximum ionization degree reaches 4 at 10 g \cdot \text{cm}^{-3}. In the whole temperature regime, the titanium plasma is mostly in the partial plasma domain at lower than $1 \text{ g} \cdot \text{cm}^{-3}$, and becomes completely ionized at higher than 1 g-cm^{-3} . The calculated conductivity is in reasonable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At a fixed temperature, there is a minimum in each of the ionization curves at lower than 3×10^4 K.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minimum is shifted towards decreasing density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The conductivity monotonously increases as the density increases at a temprature of 3×10^4 K. At a constant density, the conductivity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for lower than 0.56 g·cm⁻³, while it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for higher than 0.56 g·cm⁻³. This behavior is connected with the nonmetal to metal transition in a dense plasma regime. So the nonmetal to metal transition in

^{*}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s. 11074266, 11071025),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of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China (Grant Nos. KJ131222, KJ121209),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Grant No. 2013 A0101001), the Foundation of Laboratory of Shock Wave and Detonation Physics, CAEP (Grant No. 9140 C670103150 C67289),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o.2015 M572497), and th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Foundation, China (Grant No. R2012DQ05).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zhifu@126.com

dense titanium plasma occurs at about $0.56 \text{ g}\cdot\text{cm}^{-3}$ and its corresponding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s $1.5 \times 10^5 \Omega^{-1} \cdot \text{m}^{-1}$. Finally, the contour of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titanium plasma is shown a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in the whole range. Its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pans a range from 10^3 to $10^6 \Omega^{-1} \cdot \text{m}^{-1}$.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itanium plasma gradually approaches the semiconducting regime as temperature increases. When the order of magnitude of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reaches $10^5 \Omega^{-1} \cdot \text{m}^{-1}$, the plasma almost becomes conducting fluid in the higher density range. 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a nonmetal-metal transition has taken place in the warm dense titanium plasma.

Keywords: warm dense titanium, linear mixture rul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PACS: 52.20.Hv, 52.25.Fi, 52.25.Jm DOI: 10.7498/aps.65.065201